

小城夏花

■安小悠

广玉兰

泰山南路两侧的广玉兰开花了。这花朵宛如灯笼，宛如图星，点亮在绿油油的叶间，那样洁净、高雅。行此路上，车速宜降、脚步宜慢，以免辜负一路灯光一路星……

广玉兰花苞细长如玉簪，花朵膨硕似白莲，“陆地莲花”名副其实。《菜根谭》有云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，此中大有佳趣。”我最喜欢半开的广玉兰花，玉质的花瓣朝天围拢，让我不自觉地联想起李白邀明月举起的酒杯，花间那一盏，不知装的什么酒？如果花开三分之二，酒杯升级到玉碗，我就知道，所盛必是散着郁金香、清莹如琥珀的兰陵美酒了。若花全开，就是亭亭舞女旋转的裙，曲毕舞止，花就要谢了。

广玉兰的落花不是飘下来的，而是“啪”的一声，如折戟断刀，直直砸向地面。如果不经意间遇到，落花声会让你吓一跳，但你绝不会恼的。捡起落花，花瓣凉而润，伸开夹在书里，风干后可以写诗……

栀子花

单位门口花坛里的栀子花开疯了，我每天早上来上班，都忍不住深吸几口，花香丝丝缕缕，从鼻腔入肺腑，顿感筋骨舒泰、身心熨帖。

和我养在阳台上的圆叶栀子不同，它是尖叶栀子，性情泼辣且谨慎，最初只肯试探性开出两三朵，让人看到会兀然惊喜：“哦，栀子开花了。”然不两日，或仅一夜之间，就在枝头炸出几百朵花，“疑是经春大雪花”，花香如潮似浪，把老远的人都吸引过去，一睹它的芳姿。

朱自清因香气而爱上栀子花，汪曾祺觉得栀子的花香

痛痛快快，是他想要的香气。我觉得栀子的香气里藏着青春的暗语，如歌中唱：“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。”虽早过了穿百褶裙的年纪，可情怀似旧时。裁栀为舟，夏风也浩荡。我常掐两三朵插在瓶中，能香一整天。在花香气里工作，恼人的的人和事竟在花香中稀释，变得不再那么烦人了……

凤仙花

谷雨过后没几天，无意中在大院东侧的绿化带里发现了几株凤仙花的绿苗，六七片叶子，不足一拃高，新栽之故，有一点蔫巴。第二天就支棱了，和近旁低伏的草一比，像亭亭的小树。自那天起，我便日日留心它了，小满后三日，其中一朵花竟开了，粉红复瓣，且不是开在侧枝，而是开在顶部，像花帽又像王冠，让我十分惊喜。

幼时，每个乡村女孩都会在春天种下几棵凤仙花，等到盛夏花期，摘了花晾晒后拌一点白矾，摘了绿豆叶，用来包红指甲。我种过好几种颜色的凤仙花，除了粉红，还有紫、粉白、大红，单瓣复瓣皆有，最大的一棵茎如小臂，半人高，花盛时一次能摘半竹筐。凤仙花的种子成熟时很好玩，用手一捏会爆炸。

紫薇花

六月的一天黄昏，我见到了今夏第一朵紫薇花，紫红色，开在底端，在晚风里轻摇。以朵论紫薇并不准确，它的花是卷曲的，分不清每一瓣的边界，也分不清层次，像天上的彤云堆砌在一起。花瓣单薄，我朋友是拓染高手，说紫薇花太薄，一碰就花魂出窍，拓不出形貌。

紫薇花初看并不惊艳，也无特别的香气，但在三伏



天，万物的都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蔫巴，只有紫薇花开依然，驱走人内心的焦躁，让我如在克拉玛依邂逅一棵沙漠玫瑰，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述。小区里、河堤上、路丛中，紫薇随处可见，有的开紫花、有的开粉花、有的开白花，很是雅致。据说紫薇怕痒，挠挠树干，枝条便会抖动起来，十分有趣，有机会我一定要试一试。

如果只能选一种花为夏天代言，我选紫薇。

石榴花

梁元帝萧绎的《乌栖曲》中写：“交龙成锦斗凤纹，芙蓉带石榴裙。”花为裙名，只有石榴了吧。一直很想知道武则天开箱验取的石榴裙是什么样的，我曾参照石榴花画过几张石榴裙，因画技太拙，连朋友圈都没好意思发。

“五月榴花妖艳烘”。石榴花像朵朵焰火，燃起了初夏的热情。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石榴花的香气，张老师读后真诚向我指出，石榴花无香。我把鼻子凑到花前细嗅，才能从蕊间闻到一点点香气，淡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张老师已故多年，石榴花开了，又想起他善意的批评，让我时刻警醒为文需谨慎。

小城的夏花不止这些，如果留心的话，窗外的蜀葵和大丽花、门前的紫茉莉、攀越篱笆的凌霄花和牵牛花、绿化带里的月季，都在静静开着……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在前，那么这每一朵夏花，皆为你而开。

心灵漫笔

母亲的蒲扇

■时彩姪

天气渐热，母亲的蒲扇又开始忽闪忽闪地摇起来。

这把蒲扇已陪母亲度过多个酷暑，在时间的浸润下，扇面已变成了厚重的咖啡色，圆圆的扇边微微散开，似要张口讲述过去的故事。母亲用棉布把扇边和手柄包起来。我说：“家里有风扇有空调，多方便，为啥要用那老物件儿。”母亲笑笑说：“习惯了这扇子扇的风。这一包边跟新的一包，你们姊妹几个不都是扇着这个扇子长大的？”

母亲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童年。那时候，我还小，父亲在外工作，一年难得回来几趟，家里家外全靠母亲操持。她起早贪黑，辛苦拉扯我们姊妹三个。小时候的夏天酷热难耐，蚊虫又多，晚上我们总是休息不好。每天晚上，母亲便打开堂屋门，门后放桶水，门口铺上草席、褥子，我们姊妹三个并排躺着。母亲用过了凉水的毛巾给我们挨个擦洗，然后躺在我们身边，拿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，时不时“啪嗒”一声响，那是母亲在用扇子拍打蚊子。看着门外疏朗的月光，在扇子扇出的微微凉风中，我们姊妹渐渐入睡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性格开明、勤劳朴实，遇到大小事总能泰然处之，苦了从苦中作乐，累了在累中找欢喜。每当我们姊妹遇到烦心事，她总用不疾不徐的语调讲述她的人生哲学，做我们坚强的后盾，驱散我们心中的忧愁。

我成家后在城里买了房，接父亲母亲来住。每到夏天，我就给他们开空调，母亲非常高兴，说再也不用怕热了。但我后来发现，母亲还是离不开她的蒲扇，睡觉时握在手里，人打着呼噜，蒲扇成宿摇着。我笑母亲有福不会享，偏要自己受累，曾经偷偷地把蒲扇藏起来。母亲找了几天没找着，有点郁郁寡欢，说这么多年了，夏天不握着扇子睡不着，一整天都没精神。没办法，我又把蒲扇还给她。

如今，母亲已到古稀之年，身体不似当年，因受帕金森综合征困扰，头总无意识地晃个不停，但仍仍在为孩子操劳奔波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最近天气炎热，母亲又拿出蒲扇，为两个小外孙轻摇扇风，一如我们小时候。

一把蒲扇，在母亲手中摇来摇去几十年，摇走了时光，也摇大了我们，并将朴素节约的习惯传给了我们，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。

那些缝缝洗洗的日子

音乐，给乡村岁月增添了几抹动人底色。

下午，暑热渐渐散去，被单也晒干了，母亲便仔细地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然后在树荫下铺上一领席子，准备缝被子。

小时候，缝洗被褥是很庄重的一件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帮小孩子也不远去，都老老实实守在一边，看着母亲忙碌。偶尔会很听话地帮母亲铺被面、抻抻被套。儿时的我会因为和母亲一起做这件事，兴奋上好一阵子。

其实，那时的被褥根本算不上被套。因为穷，被套用了很多年，上面的窟窿一个接着一个。缝被子前，得先用从破棉袄里拆下来的旧棉絮，一点儿一点儿把窟窿补上。印象中，缝一条被子，光补被套就得花费好一阵工夫。而且，很多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忙碌。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，我因为小，

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
我们这些小淘气，常常趁母亲穿针引线的空档，偷偷跑到被褥上打闹一番，也不管母亲佯装生气拿笤帚来赶。刚洗过的被单、晒过的被面上都有一股好闻的气味。在被子上翻跟斗时，我喜欢小狗似的嗅来嗅去。本来铺得好好的被褥经不起折腾，母亲只得重新铺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自己实在不懂事。可如此不懂事的孩子依然是母亲的心头宝。

那些年月，我们一大家子的温暖，都建立在母亲的辛苦和劳碌上。转眼间，我和哥哥都已长大成人，母亲却变得越来越苍老。过去的日子因为母亲的呵护，虽清苦却温暖。我好想回到从前，回到被母亲宠爱的时光，却发现，那些缝缝洗洗的日子，早已像一只只不知疲倦的鸟儿，扇着翅膀悄悄飞走了。



国画 孙士鑫作

■殷亚平

天气炎热起来，我忽然想起，那些藏在衣柜里的被褥，该拿出来拆洗了。

几床被褥里面，丝棉类的放洗衣机里洗洗后晾干就行；棉花做的被褥，只需把被罩去掉洗净晾干后，再简单缝上几行便可大功告成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觉得拆洗被褥是很累人的事情。

看着几床被褥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，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身影。

儿时的夏日，总有几天是母亲最忙碌的日子。那时，没有洗衣机，也没有自来水，连洗衣用的肥皂都没有。洗被单时，要跑到村里的小河边。母亲先用准备好的皂角在被单上使劲儿搓，然后把被单放在石头上，用棒槌捶打一阵子。那一起一伏的槌打声跟树上热闹的蝉鸣混合起来，仿佛一曲动听的

生活哲思

心怀热爱 人间值得

■宋雪梅

练书法

有些热爱是发自肺腑的，就像练书法。岁月也许会安排它悄悄沉寂一段儿，但不会让它彻底消失。

被一堂书法讲座唤醒之后，我练书法的热情便漫卷而来。笔、纸、帖……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扎好改良版的马步，伸出胳膊、运腕、屏住呼吸，开始书写。明明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临帖，我却造出了古人长卷狂书的气势。

同事看到后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看你这姿势，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果然如此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一张字写下来，歪歪扭扭。字写得太大还只是“外伤”，“内伤”则是无力。感觉用了很大的劲儿，字却绵绵无力。整体来说，空有狂草的形，却无狂草的骨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字终于被我写小了，像

一头大怪兽被收进了笼子。我一向粗犷惯了，以前写字随意、自由，撇长撇短全凭心情，现在忽然被约束，还真不习惯，写时极不自在，忽然觉得好好练字这决心下得有点儿草率。

我知道这是书法练到了瓶颈期，需要突破。但是，坚持真的太不容易了，靠的是热爱和意志力。愿余生，在自己的热爱里书写，做自己的“书法家”也很快乐。

喝汤药

吃了无数大大小小、圆圆长长的药片看不到效果后，老张积极推进“去西药化”，汤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我的“床头新贵”。

抓药、煎药、滤药……老张忙得不亦乐乎。四十分钟的冷水浸泡，一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煮，中草药的清香弥漫

了房间的角落。我忽然觉得，喝汤药成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。

汤药喝起来令我苦不堪言，着实无法下咽，于是，氛围感式喝药拉开了序幕。

所谓氛围感式喝药，就是用床头的花瓶和白色的药碗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喝药环境。当然，花瓶里的花是要不断变换的，今天是茶红色玫瑰，明天是杏粉色月季，后天是黄色向日葵……目之所及，的确给人一种美的错觉，仿佛药不苦了。毋庸置疑，老张用心了。

紧接着，花样零食式喝药也上场了。喝一口药、吃一口零食，这招的效果很不错，就是太费时间，喝完一碗汤药得十多分钟。

记不清喝了多少碗汤药。我只知道，恢复健康之后，看到满坡的花儿，心中油然而生的喜悦让人狂奔；在花丛里自由走过，伸长胳膊，转个圈儿，那种快乐无以言表。

别样情怀

生日快乐

■陈聪

又一个生日翩跹而至。在记忆深处，儿时，生日那天早上醒来，就能看到泡在大碗中的一颗颗鸡蛋。伸手捞出一个，三下五除二扒下蛋壳，将晶莹剔透的蛋一下塞进嘴里，香啊！噎着了就将凉好的米汤一饮而尽，这鸡蛋才算是吃得惬意！再加上中午的捞面条，生日就算圆圆满满了。

我的生日总是和奶奶密不可分。她清晰地记得我的生日。这个日子，老人在手指间日日做了丈量。2000年，我已参加了工作。刚下课，同事老远朝我喊：“你奶奶来看你了！”奶奶迈着小脚摇摇晃晃地走来，看见我，老远便扬起手中的小包。我迎上前去，奶奶把外面的手巾拿掉，塑料袋里包着一只大鸡腿。“今儿你生日，赶紧吃，热着哩！”我的泪立刻奔涌而出。她走了二里多路，只为给我送来一只香喷喷的鸡腿，还要看着我吃下，眼睛里的欢喜为我织了一件爱的羽衣。那天，我就站在她面前，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世间最美味的鸡腿。如今，她虽已离去，但她的爱依然在岁月里蔓延……

一直喜欢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：灯火可亲。看到这四个字，就会想起暗夜里那道融融的光。和我爱人相识半年时，我的第一个生日到了。暮色降临，承诺给我过生日的人还没有来。看夜色渐浓，听寂静的屋里钟表滴答作响，心里焦急不安。此时，门突然开了，爱人走了进来，披着一身的雪花。原来他不熟悉路，提前下了公交车，又走了好一段路才迈进我的小屋。那个飘雪的夜晚，他给我带来了生日礼物——台灯。他说我喜欢读书，上次来时发现我没有台灯，这次便带来了。打开台灯，微黄的灯光弥漫了整个屋子，趁我不注意，他把一团奶油抹在我脸上：“生日快乐！”这盏台灯伴随我度过了青涩的岁月，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珍贵。

现在，我已经到了不知生日蜡烛插几根的年龄，就随心所欲追求生日的恬淡和释然。吃个团圆饭，吹个小蜡烛，和父母合个影，孩子们乐一乐，生日就算过去了，平平平凡的一天。更喜欢在这一天独处，细细数一数，温暖会顺着时间之流飘进任何一扇敞开的门窗：有充满阳光的笑声，有浑然不觉的小惊喜，有带着泪花的微笑，有相携相依的深情……一朝一夕皆有爱，一草一木都是情。

人的一生中，年轻和年老之间的时间很长，但也是最好的时光。无论年龄怎样增长，心怀美好，就会越活越好，朝暮与年岁并往，热爱与平淡共存。此刻，我多么想唱很多年前的一首歌：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！

慢慢长大

■王雅莹

成长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，都是风景。那些我们曾以为最痛苦、最绝望、最难熬的时光，回首再望时，便感觉不过尔尔。或许我们都曾困于当时那一隅狭小的天地，如今都能笑着感慨一句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所有的失落、伤感、迷茫、痛苦或许只有自己知道。

许是从高中时起，由于压迫感和危机感骤增，碰到一点儿压力，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；遇到一点儿不确定性，就会把前途描绘成黯淡无光的样子。至今仍清晰记得晚自习下课后因压力太大而在操场狂奔，边跑边哭；仍记得成绩忽上忽下时的无奈与失落；仍记得午休与朋友在操场促膝长谈、憧憬未来。如今到了大学才发觉，以后很难再有考完试大家为一道选择题而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；再也没有成绩公布前那种忐忑的心情；再也没有熟悉的课桌椅，以及堆成山的笔记本、试卷和练习册，变成了今天自修什么、去哪个教室上课……

人生就是这样，时间拿皮鞭赶你向前走，根本没有机会慢下来，蓦然回首，早已不复曾经。成长过程中带着欢笑与泪水、夹杂着鼓励与打击、伴随着温暖与艰辛，逐渐战胜了困难与怯懦，就这样逐渐长大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和痛苦，只有亲身经历过、感受过、直面过，才能破茧成蝶完成蜕变。那些所谓的遗憾是一种成长，那些曾受过的伤，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。

走在成长的路上，我们渐渐不再是天真纯粹的孩子。越长大，越能洞见复杂的人心，想改变难免趋于世俗，但逐渐被磨平棱角和锋芒不是真正的成长，我们要拥有见识过黑暗仍向阳而生的坚韧、窥见过丑恶仍保持善良的正直、掉落后谷底仍抬头仰望星空的乐观、身陷于世俗却不苟同的勇敢。

漫漫人生路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但走过山川湖海、看过花开花落，那些历经苦难波折、尝遍世间冷暖的人，会更加豁达而平和。愿我们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，学会了成熟仍保持善良，勇敢又不失锋芒，获得真正的成长。

诗风词韵

这世界那么静谧(外一首)

■兰溪

老树还没有醒来
沙澧河默默流淌
花儿收起了笑容
河边的坐凳显得苍凉

这世界那么静谧
只有我的一颗心
激荡着璀璨的回忆
翻涌着思念的潮水

夜幕

深夜里
海寂寞成褐色
海浪敲击着岩石
时远时近

赤霞揭去夜幕
与浪花热烈亲吻
一场盛大的爱情
轰然来临